



夜游乌镇

■陈婉丽

一支弯曲的木橹，在水面上一来一回悠然搅动，倒影在水中的石桥、楼屋、树影，都被这慌不忙的木橹搅碎，在月夜中霓虹灯的映衬下，碎成斑斓的光点，迷离闪烁，犹如在风中漾动的一匹长长的彩绸，没有人能描绘它朦胧炫目的花纹……

还有什么比在乌镇的小河里泛舟更富有诗意呢？小小的木船，在窄窄的河道中缓缓滑行，拱形的桥孔一个接一个从头顶掠过。桥孔一座有一座的形状，一座有一座的风格，过一座桥变换一道风景。站在桥上的行人低头看河里的船，坐在船上的人抬头看桥上的人，相看两不厌，双方的眼帘中都是动人的景象。

天上下着小雨，古老的楼阁和曲折的小巷缀满了闪烁的彩灯，灯光倒影在河中，使小河变成一条多姿多彩的光带，乘船夜游，仿佛进入了梦境。船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农夫，他以娴熟的动作，轻松地摇着船桨，小船在平静的河面上慢慢滑行，我们身后，船的轨迹和橹的划痕留在水面上，变成一片漾动的光斑，水中的倒影变得模糊朦胧，难以捉摸……我们的小船滑到了尽头，灯光黯淡了，小河也恢复了本来的面目，平静的水面上闪烁着点点星光。从河里抬头看，只见屋脊参差，深蓝色的天幕上勾勒出它们曲折多变的剪影……

我很难忘记这个奇妙的夜晚，这是一个梦幻般的世界，乌镇在宁静的夜色中变得像神奇的童话，那悠远的历史和缤纷的现实，都荡漾在被竹篙和木橹搅动的水波之中……

“90 后”的无奈

■晏铁庄

在不同时代下总会诞生出不同类型的人。身为 90 后的人，不曾为生活而忧愁，也不会因挨饿而痛苦，但他们却有着自己的无奈。

90 后的人，没有 50 年代人的革命热情，也没有 60 年代、70 年代人的沧桑，更没有 80 后的个性张扬。他们从小平平安安地长大，体会不到上一代的艰辛，自然过的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日子，自理能力差，被称为“糟糕的 90 后”。他们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鲜花，经不起风吹雨打，他们好无奈！

我想，大多数 90 后会和我一样，一到周末就坐在电脑前，不是玩游戏聊天，就是看那些无聊的明星八卦吧，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。

人生之路并不平坦。从上学开始一路走过，像被操控的木偶，一直走着被规划好的路。这些 90 后，从小听父母说他们中学时常和伙伴一起去河边抓泥鳅，在树林中嬉戏玩耍。对于这些，90 后除了羡慕还是羡慕，眼下，除了书，除了大学，还可以怎么选择？

曾有人说，90 后的大学生许多都面临着“毕业即失业”的命运。不，我们不会认命，我们要拿出初生牛犊的干劲，在时代舞台上留下最靓丽的身影。年轻永远没有失败，让我扬起生命的风帆从此起航。当踏上理想的彼岸，我要向全世界说：90 后，能行！



多少日悲痛欲绝，多少日望眼欲穿，多少次梦中相见。那一天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她蓦然看见你高高大大的身影，头发微卷，脸庞上分布着小豆豆，熟悉的面容，熟悉的走姿，啊，是你，就是你。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，顿时升起一种希望，急切地迎着你走过去。然而走到跟前，她失望了。她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沉重的现实：你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了。

这是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悲伤故事。十多年前，生活在几百里外多年没来过的大姨突然来看我母亲。大姨与我母亲长得很像，来到我们居住的农家小院，生活在城市的她并没有表现出隔膜和陌生。大姨小时候也生活在农村，在饥饿年代，眼看着要被饿死，她不得不出外逃生。那是一个阳光和暖的中午，满脸慈祥的大姨坐在院里小椅子上，向母亲和我

讲述她儿子洒滨自杀的故事。

洒滨是大姨的第四个儿子。洒滨二十多岁时，因为工作在煤窑下，得了一种难治的皮肤病。四方医治，都不见效，家中为他医病花干了积蓄。他对自己的病情绝望了，看着妈妈日渐憔悴的身影，在一个夜里，他竟然吞服了偷偷积攒的大量安眠药，自杀而死。在洒滨自杀后那段日子里，大姨悲痛欲绝，每日以泪洗面。

我对洒滨的印象很深。在我小时候，大姨领着几个个子都特高的表哥来我家，其中就有洒滨。那是个夏天，生活在城市里的他们晚上睡在打麦场上的软床上。洒滨问我：你们这里有足球场吗？我说没有。洒滨那时正上中学，热爱踢足球，是学校的主力，曾代表市里参加比赛。在我们乡下，从小学到中学，我从没见过足球是什么样，更别说有足球场。记得那次洒滨送给我一把精巧的小

水果刀。

还有一年夏天，我和父母正在村西南的烟叶地里打烟叶，洒滨与姥姥一起来了，洒滨是送姥姥回来的。他穿着漂亮的上衣，见我们正在劳动，便帮我们挟烟叶。父亲说别把你的衣服弄脏了，不让他挟。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推着架车赶集，洒滨说他来推架车，他推的姿势很别扭，不一会儿竟满头大汗。生活在城市从没参加过田间劳动的他，竟然不会推架车。母亲让我来推，我那时才七八岁，接过架车很轻松地推起。

大姨说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她不能相信四儿离她而去的现实。她总觉得有一天四儿会像平常一样下班回来，叫一声妈，便打开菜棚子找吃的。有一次，大姨去菜市场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突然发现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，很像洒滨，头发微卷，脸庞上分

布着小豆豆，那走姿，那身材，像极了。滨儿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大姨急切地迎过去，走到跟前一看，不是。大姨失望地流泪了。

多少年后，每当我想起大姨明知无望却还在人群中寻觅的一幕，我很感动，也很感叹。那是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想念与渴望。四表哥，你在另一个世界，你当初只想到解脱，不愿连累亲人，却没想到你的离去给亲人带来多大的伤害，更没想到如果你顽强地战胜病魔，重新回到阳光下给家人和自己带来的幸福和欢乐。

现在，我在一个小镇生活，父母在乡村。每当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去，当我再见到母亲时，我能清楚地感受到母亲热切的目光长长地停留在我脸庞上时的心情。人的生命不只属于自己，它更属于亲人和社会，个人没有权利去糟蹋、浪费甚至轻率地处置自己的生命！



湖中双塔

映荷 摄



人生的宽度

■李佳

除了左腿患骨髓炎外，95 岁时的季羡林思维敏捷，身体基本无大的毛病。如此高龄，身体还如此之好，不少人探讨季老的养生之道。秘书李玉洁暗透玄机：季老是陶渊明的信徒，常吟陶诗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，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”季老有个“三不主义”，就是不锻炼、不挑食、不嘀咕。季羡林淡定人生，无欲无求，心态平和地内修养生，胜过外在的体育运动锻炼，这是季老告诉我们的长寿之道。我们不能单看季老生理意义上的长寿，更要看到以 95 岁高龄仍有着旺盛的写作生命力。

活着固然好，但活着就应该活出一定的价值与意义，这里的价值与意义是远离个人名利的。

韩信父母早亡，家贫如洗，虽有满腹韬略，但生活十分拮据。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奋发进取。一天，一个无赖少年在街上

拦住韩信，故意侮辱他说：“你如果是条汉子，不怕死，就拿剑来刺我。如果没有这点勇气，贪生怕死，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。”说着便叉开两腿，作骑马式，立在街上。韩信默然注视他好一会儿，虽然感到很难堪，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地伏下身子，从那无赖的胯下钻了过去。在场的人都哄然大笑，那无赖也显得神气十足。但韩信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，起身而去。于是，这件事成为当时淮阴家喻户晓的笑谈。少年时这一特殊的经历成就了韩信百折不挠、虚怀若谷的性格，而这一性格成了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将的潜在条件。其实，胯下受辱的经历恰恰表现了韩信非凡的气度，这是大丈夫胸襟博大的表现。

修身养性，最终会增加人生的宽度，使人的思想境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。

黎明即雨

■韩允芳

冬日黎明静悄悄
雨打铁窗似晨跑
论起当年人和事
卧龙亭里吟诗抄

周口西郊行

■张性慈

河岸柳林深处里，
飘来袅袅丝弦声。
男子京胡声清脆，
女郎月琴韵叮咚。
委婉琴音伴流水，
依恋曲情入心胸。
只缘人美山水美，
教人常怀故园情。

深秋落叶

■李国彦

寒风翻阅着日历，
告诉它又是一年严冬。
树上的绿叶渐渐憔悴，
显露出不安和惶恐。

树枝上摇曳着它的留恋，
颤栗中像在诉说一片痴情。
飘下的是万般无奈，
零落在地面，翻滚着凄冷。

落叶的归宿就是泥土，
演绎着大自然的行程。
来年春风里走来的虽不是它，
但确是它生命的背影。

仿佛是一字一句一片片，
让我们倾听。
它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生，
却展现出永远的春夏秋冬。

